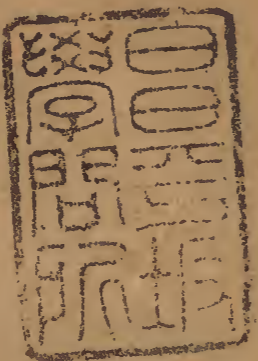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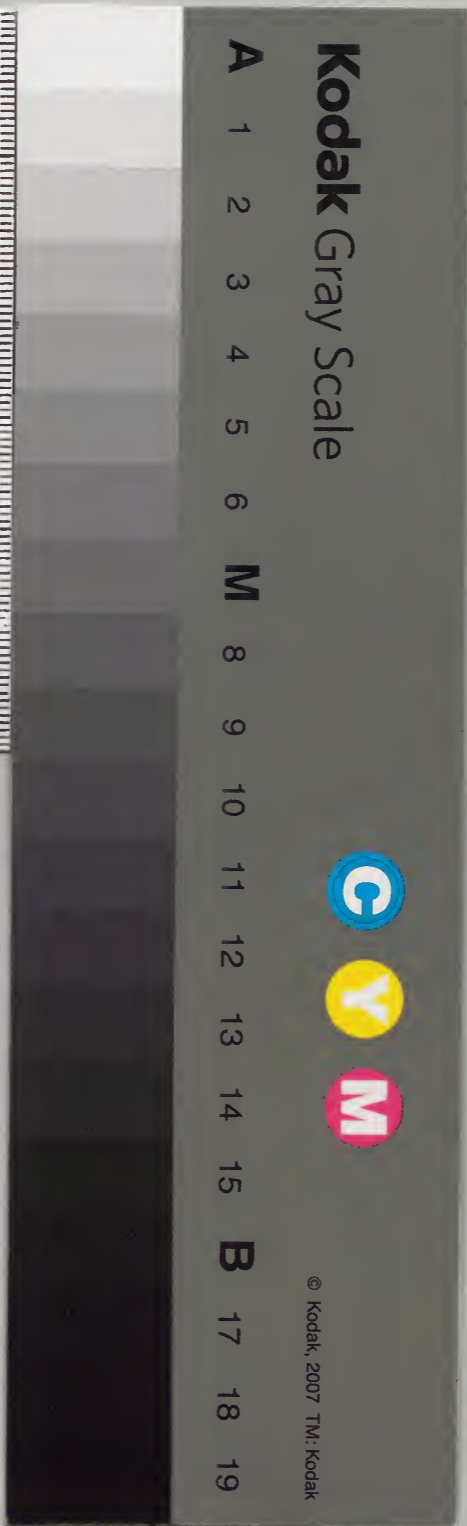
四十九之五十六



漢書門			
三	一	八	二
二	四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
九	一	三	書
函	一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19)		
函號	279	36	



史記卷之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徐乎遠

漢華亭文庫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

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

之首○乎遠曰紀后紀而號曰外戚非也後代

史書皇后自作紀而外戚別作傳乃為得之

手謂曰范曄後漢書后

如稱紀其謬尤甚也

自書

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

猶法也謂守先帝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

法度為之主耳

外戚世家

焉。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亦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乎遠曰：以后妃為外戚，非也。當是內德為后妃而并及外戚亦為之助耳。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葦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應劭云：九江當塗有禹墟，而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僑生啓也。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殷之興也，以有娥。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紂之殺也。嬖妲己，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本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而幽王之禽也。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云：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也。未及故易：基乾坤，詩：始翬惟。書：美稷降，春秋：譏不

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而陰陽變，陰陽即夫婦也。聲調能令四時和。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如音。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以言雖有子姓，而意不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

乎性命哉。子龍曰：以妃匹寵愛之際，歸于命者，所以謹諭僭之誠，息妬嫉之心，垂訓者深遠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姁。為高祖正

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

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

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

無恙。索隱曰：恙，憂也。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

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媽。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

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王崩，天下初

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

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

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

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爽。

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

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

漢宗廟，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

通。索隱曰：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媪，衛媪之屬是也。生薄姬，而薄

父歿山陰因葬焉。案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兆域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

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

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

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

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乎遠曰許負相非不驗也乃令魏豹失國天命不可妄冀也

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歿魏王入織室見

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天

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

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案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

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兩美人相與笑

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

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

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

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

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

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

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踈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

傳中叙薄

氏侯一人
賈氏三人為
侯王侯三人為
侯衛氏五人為
侯見外戚之寵
以漸而盛

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南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澆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子龍曰：其後竟以薄后配享高帝廟也。賈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賈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賈姬與在行中。賈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也。遣官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孚遠曰：此太史公所謂命也。籍奏詔可當行。賈姬涕泣怨其宦

史記

外戚世家

五

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

索隱曰。嫫音正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

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

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

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

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

皇后親蚤卒。葬觀津。索隱曰。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

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外。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于觀津

城南。人聞號為竇氏青山。○正義出。括地志云。竇少

君墓在蕪州武邑。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乎遠曰。以

縣東南二十七里。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

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

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

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

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

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

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聞竇

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

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

茅坤曰又
入細一層
畫工着色

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竇后初入官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西沐沐我。索隱曰：西，音蓋。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

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曰：吾屬不歿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春

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于龍曰：觀此不可謂絳灌無學術也。竇長君少君繇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

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歿，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非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

外戚之法

按此可
為保全

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琊。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孚遠曰：文帝好道家言，帝及故竇太后亦好之也。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

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

按師古云東宮太后所居

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

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媵音志○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

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

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

后及兒而仲歿。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

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

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乃奪金氏。金氏怒。

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

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

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也先是臧兒又

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

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

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

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

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如栗姬。妬而景帝

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

鍾惺曰巫
蠱之禍景
帝時用之
矣

音戈謂
踰之

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

日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

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景帝常體不

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日百歲後善視之

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索

曰嗾音銜漢書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

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

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

行奏事畢

索隱曰大
行禮官

日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索隱曰
此皆公

羊傳之
文也

今太子毋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

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

恚恨不得見以憂歿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

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景帝崩太子

襲號為皇后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

封田蚡為武安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勝為

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景帝十三男

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

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

宮冀州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蓋侯信好酒田

蚡勝貪巧於文辭。子龍曰蓋侯為皇后親兄不甚貴

用事巧王仲蚤歿。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

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

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

曰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

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平遠曰衛皇后家世已別叙矣不敢斥言故

微其辭亦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

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

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拔霸上還。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

之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

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

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

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

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

通份曰中
用乃俗語

後有之

史記

卷四十九

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

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男名據。索隱曰：即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

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

主生后也。○乎遠曰：陳皇后衛皇后俱不良死，而附

陳后事於衛后傳者，太史公時巫蠱事未起，故也。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

帝姊嫫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

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

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元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而立衛

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

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

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

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

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

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繯縲中，皆封

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

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

童份同所
謂姊以其
出微甚輕
之

史記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二

奈有丁曰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開其家用巫盡族

此文誤

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

王。索隱曰：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

索隱曰：名牌正義曰：名賀李夫人蚤卒，年之女弟漢

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

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

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

乃封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

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好之，屬更

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族有士之女士，不可以配人

主也。孚遠曰：此非刺夫人婕妤，乃刺后妃也，托言耳。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問，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

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

者，正義曰：按後封修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

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

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

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

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其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

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

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亾。委

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

驚恐，女亾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

車泣曰：「噉。」正義曰：噉，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

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

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

「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

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

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

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

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

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

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

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子四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

索隱曰。二曰發千侯。索隱曰。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不疑。名登。名伉。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常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

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為婕妤。妤下與禮比。丞相。邢夫人號姪娥。索隱曰。姪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姪娥。漢舊儀云。姪娥秩比將軍御史。

夫大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中猶

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容華秩比

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姪好秩比列

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姪好秩比列

侯常從。姪好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

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

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

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

「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

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

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

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

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

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

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

手卽伸，內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

鈞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黃圖

云：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

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帝即位追尊
 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鈞弋
 宮在長安城中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
 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
 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索隱曰此褚先生之
 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
 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
 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
 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
 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
 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

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歿雲陽宮

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墓甘

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戶漢武故事云既殯香閭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正義曰宮

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

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
 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
 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繇主少母壯也女主獨
 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
 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歿子龍曰元魏之制蓋

也。本此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為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妃。慶流娥嬭。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寶善玄言。白茲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史記卷之四十九 終

史記卷之五十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高祖之同母少弟也。

索隱

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

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

書云。丘嫂也。○索隱曰。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空。有嫂也。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嫂。厭叔。

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賓

按太史公為元王作世家言。而首叙伯仲二月。以伯蚤卒。仲王。

代亦卒不及特為立言於此耳

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繇此怨其嫂及

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

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

其子信為羹頡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

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

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諡頃王高祖六年已禽楚王

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

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乎遠曰楚元王有賢行太史公不及亦踈也

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各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

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春

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

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

則殺尚夷吾乎遠曰則殺疑賊殺也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

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武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

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

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

父曰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

史記 卷五十一 楚元王世家 二

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卒。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

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壁。彊又音闕。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於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惲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惲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其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

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何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

正義曰邯鄲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

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

索隱曰漢書申公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

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子龍曰此

補傳所未有劉子玄所云事無重出者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修哉賢

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

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棄德與吳連兵太

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換才英如

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待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犯大戮功可為世戒也

史記卷之五十 終

史記卷之五十一

荆燕世家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

軍定塞地

索隱曰即桃林之塞

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

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

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

按師古云塞即司馬欣之國

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津南過入楚地也燒其積聚以破其

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

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括

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

也○乎遠曰渡淮南招周殷所以傾楚之根本此時未知項王不渡江也還至使人間招

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

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

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之子共尉已

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

正義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

按此將敘分王

劉氏却先提高

祖子幼數句喚

醒而以始王昆

弟劉氏一句足

之何等結構

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

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

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

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

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為布軍所殺高祖自

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

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

營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

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

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

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言不復與我為與也。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

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駟案如淳曰闢人也。居數月田生子

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

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

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吕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贊曰謂諸吕其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

曰雅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

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

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

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戶

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

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
 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
 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
 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
 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列
 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
 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
 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

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

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請京師欲誅諸呂至梁聞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

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脫獨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

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平遠

曰以澤有翼戴功故徙王大國也乃復以琅邪子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

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傅子嘉為康

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

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

史記

卷之五十一

四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
○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
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
郢人昆弟復上書其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
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
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然乃恐以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
劉澤卒南而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索隱

曰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上與楚為隣魯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徒封傳嗣亡於郢人

史記

卷之五十一

荆燕世家

五

史記

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五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高祖長庶男也其母 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 民能齊言者皆子齊王 孟康云此時人多流亡齊王 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 齊王 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 飲亢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 呂 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

史記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高祖長庶男也其母 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 民能齊言者皆子齊王 孟康云此時人多流亡齊王 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 齊王 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 飲亢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 呂 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

史記卷之五十二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高祖長庶男也其母

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

民能齊言者皆子齊王

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

飲亢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 呂 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

齊悼惠王世家

一

茅坤曰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廢與稍有次第而生色

史記

吳寬曰即
以王國紀
年此春秋
例

凌約言曰
此敘齊世

家而前後
血淚却以
朱虛侯貫
之是亦一
休

鍾惺曰數
割齊地以
益所私而
用齊子弟
宿衛亦呂
太后之疎
也

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

獻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

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

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

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兒子酈侯索隱曰酈縣在南陽○正義曰故酈城在鄆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呂台

為呂王索隱曰音胎呂后兄子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

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祿

收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

萊皆宿衛張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

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王友入朝

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

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

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

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見子畜之

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

董份曰章
志奇矣然
犯人所深
忌而輕言
之幸得脫
虎口其發
髮矣

猶念也。而及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

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

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

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稍

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

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

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

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中尉

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應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

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

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

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

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

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

東詐琅邪王曰

孚遠曰澤之王也。割齊一郡。齊王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

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

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

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

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

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

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

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

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孚遠曰齊王發兵先取

全齊以為根本。恐呂氏未即滅為兩持計也。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

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

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

梁王恢。滅梁燕趙。王恢徙趙分滅燕後也。以王諸呂

恢。王恢徙趙分滅燕後也。

按師古云自高帝將言自高帝時已為將也

齊悼惠王世家

分齊國為四

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

忠臣進諫上惑亂

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

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

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

八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

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

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

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

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

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

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

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

毋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

張宴曰言鈞惡矣如虎而著冠

方以呂

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

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

孚遠曰齊王英武代王寬

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

仁此大臣所以有彼此也

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伐王而遣朱虛侯

孝坤曰自灌嬰在樂陽起至重於齊相止總只是詳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與亡之故也

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樂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言國家有難不暇

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

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也魏勃父以善鼓

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

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

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

舍人上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

王名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

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

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

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

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

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

茅坤曰按此下逐一著齊興廢之故

身言

卷五十二

六

日今濟州濟北王所都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於漢後

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音不

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於漢

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

將問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

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

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

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

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

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

聽三國兵共圍齊張宴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

於天子張宴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中也天子復令

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

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

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

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

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齊震曰按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鄭世家解揚之事

史記

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七

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

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

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孝王懼。乃飲藥自

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

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乎遠曰。景帝寡恩。而

立齊後固當。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

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

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

索隱曰。謂欲世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謂翁主稱其毋姓。故謂之紀公主。

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

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毋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

非劉氏。張宴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

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

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

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

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

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

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

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

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

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

二十二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

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

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

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正義

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十五歲卒子龍曰朱

虛侯功大而報輕卒王數世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州也齊悼惠王子

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

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其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



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大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宴曰。柴武。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

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

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里。

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

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

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

齊悼惠王子。以

勒侯

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力。

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

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於漢。菑

川王賢。

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

齊悼惠王子。

以武城侯

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

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

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

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

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

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

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

淄州長川縣非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

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

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

都卽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各屬金城文帝十

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

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

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

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

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貶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卷之五十三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

以文

無害為沛主吏掾

駟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

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

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護救視也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

王鏊曰文無害者老成之極無得破也主吏主文也

史記

蕭相國世家

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

隱曰奉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宴曰何與其事修明何素

也秦時無刺史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

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

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事第一謂課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乎遠

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乎遠

天下猶平而何不欲入秦將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

以亂端已見侯變而動邪沛公至咸陽諸將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

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

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

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

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

蜀真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

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

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

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關中事計戶口轉漕

沒約言曰
及之天下
恨不於是
乎定此何
之力所以
第一也彼
其不收
博士等故
之者者過
矣
董份曰當
漢王與楚
相持天下
方未定而
何首立宗
廟何其見
之大也

給軍。索隱曰。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

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

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

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上必益信

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

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

最盛。封為鄼侯。文頴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

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所

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

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

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乎

曰。秦用首功法。是時猶延其舊。故諸將稱戰功以屈鄼侯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

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

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

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

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

僥思曰舉宗數十人皆無聞名未必皆有

能戰功想見何爲吏宗強力衆非諸將亡命者比耳若徒以兄弟諸子與諸將較智勇論功數未必足以屈其心也

楊慎曰鄂君明蕭何之功議論明白所以服人以一時之事萬

世之功分說于前而合說于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

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位表鄂于

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

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

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

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

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

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

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

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

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侯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是日悉封何父子

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

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爲贏二也

音盈○子龍曰前以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

功封此又推舊恩也

邯戰未能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此數語作東陵侯小傳，蓋太史公心重之故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

董份曰：相國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功名難處，如此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亡在所畫，悲哉。

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汙。正義曰：上心乃安。乎遠曰：當高帝末年，猜心愈甚，所以自全愈益難也。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子龍曰：史不稱蕭相國好士，然嘗得奇策自助，固知相國之門

多士也。不然，何以佐高帝定天下乎？上罷布軍歸民，且相國能知淮陰侯，何難識他士哉？

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爲己利，故云乃利民。

也。人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

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池，棄願令民得入田，毋

收橐爲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

受買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

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何大

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

主，有惡自與。李遠曰：秦之亡也，嘗稱李斯蓋。今相國以非其罪被族，故人多憐之邪。今相國

多受買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

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

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

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

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

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

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

也。韋昭曰：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

接何方
以失民
心中上
意而即
以爲民
請田耶
止意太
史公下
大悅大
怒字而
高祖之
忌心洞
見矣

年老素恭謹人徒跪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築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

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

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

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平遠曰進淮陰侯薦曹相國此二事宰相器也漢庭臣

及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駟案東觀

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

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

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

節索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

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

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

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

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秦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七

按敘何事既畢復敘何置田宅數語所以明何本意也

史記卷之五十三

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駟案漢書音義曰：將擊
胡陵方與。索隱曰：地理志。攻秦監公軍。駟案漢書音
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索隱曰：本紀泗川大破之東下薛擊
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史記卷之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曰：晉州城也。沛人也。張華曰：曹參
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
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駟案漢書音義曰：將擊
胡陵方與。索隱曰：地理志。攻秦監公軍。駟案漢書音
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索隱曰：本紀泗川大破之東下薛擊
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茅坤曰：通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册事，貴詳覈而參所以相齊與所以代何為相國事兼言。

曹州國世家

清淨之化
如指掌
按自此
以後連
用破之
取之擊
之攻之
等語亦
是一格

史記

卷五十四

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徒守方與方與反

為魏擊之豐反為魏索隱曰時雍齒守攻之賜爵七

大夫擊秦司馬尼車正義曰破之取碭狐父索

自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邪

善置又如字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正義曰言取

碭狐父及邪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

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

縣地理志亢父縣名屬東平先登遷為五大夫非救東阿時章邯

圍田榮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

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非狄故城亥縣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

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被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

是乃封參為執帛張宴曰狐卿也號曰建成君索隱

地理志成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今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擊

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復攻之杠里大破

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圍趙賁開

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正義曰司馬彪郡

史記

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二

遇聚按中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鄭州縣也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

鄭州陽武縣東北十里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下轅轅緱氏正義曰括地志

轅道名在緱氏南八里漢陽武縣城也正義曰十三絕河津正義曰津

州志云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

在偃師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齧戰陽

賁軍於尸鄉之北也城郭東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

城郭東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

守於陽城郭東也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曉關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取之前

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又夜擊

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

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遷為

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釐正義曰括地

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釐二縣名屬右扶風擊

章平軍於好時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

邯為雍王好時雍地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擊

則章平疑是耶族也破之圍好時取壤鄉地名

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

關正義曰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破之復圍章

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

曹國世家

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資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

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日。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

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

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大。秦更名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

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

獲嘉縣古脩武也。徐廣曰：東郡白馬有脩武。○索隱曰：白馬津有草鄉。

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

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

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

郡燕縣。駟案漢書昔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

廬江潛縣。○孚遠曰：彭城之敗漢將反者多矣。蓋一時失勢故皆反為楚也。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疆。瓚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井三十一里。

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

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

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

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正義曰：括地志云：

劉辰翁曰：小結先後至滎陽皆極分曉。

余有丁曰
按此必魏
自有曲陽
定州之曲
陽時屬趙

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井四十里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

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

縣西追至武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五里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

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毋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

說軍於鄆東徐廣曰鄆縣在太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

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

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

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

攻著濞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鬲三縣屬

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

今濟州理縣是也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

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

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

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其破項羽而參留平齊

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

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乎遠曰。平陽侯與淮陰共定齊地。假其威名以鎮之。故終高帝世為齊相。不徒

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

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

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蕪。竹昭云。蕭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非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

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駟案漢書音義。日楚之卿號。郡守司

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

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變約言曰。特著齊七。一城以是。所以謂參者。自不為薄。

洪邁曰。曹參之宜為。

相高帝以
為可惠帝
以為可蕭
何以為可
參自以為
可以故漢
用之而與
也

茅坤曰蕭
曹徵時雅
善及為將
相有卻豈
論功行封
之日歟

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
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
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

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綱案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

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參始徵時與蕭何善

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
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
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

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

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

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

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

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

索隱曰。宙音張。律反。

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

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

小顏以為我乃謂窻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

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

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窻無得言我告汝今諫

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乎遠日惠帝敬禮大臣欲安其心故戒窻勿得洩帝語也窻既洗沐

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窻二百曰趣入侍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窻胡

治乎索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為治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

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

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

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窻代

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徐廣曰一音較○索隱曰漢書

顛作講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窻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

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

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

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

參份曰參以戰伐封侯一勇夫耳此宜剛為性而乃為好黃老尚清淨所以不自盛滿而保其身也當與子房赤心意同看

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劉辰翁曰本攻城野戰材也及為指國獨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語遂能養漢初氣脉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此漢所以為漢

其名乎遠曰此言深性淮陰侯使人愴然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

美矣子龍曰後儒有以不能及時有為制禮作樂議曹相國者夫惠帝之時黎民新去湯火至於文

帝猶謙讓未遑平陽之相止三年耳奈何以周公責之哉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主執帛攻城畧地衍氏既誅昆陽大位此

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史記卷之五十四 終



史記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竝以良為韓之公

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

大父開地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世家

及系本竝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

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凌約言曰敘留侯獨于為韓處尤明書法筆力兼至

華亭

徐孚遠

測謫

陳子龍

盧大經曰：子房欲為韓報仇，乃捐金募死士以鐵椎，狙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儻、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其關繫豈小哉。

凌約言曰：彊忍下取履，正模寫妙處，漢書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索隱曰：謂相韓良嘗學禮淮陽。正義曰：今東見倉

海君。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

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閩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

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國得

在高麗南新羅，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索隱曰：謂狙之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

○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

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匿下邳。良嘗聞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

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

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

上橋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

直言正也，謂至良。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所正墮其履也。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孚遠曰：子房為

毆之。任俠必使氣自喜，故初念不平欲毆之也。為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

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

削之可以
觀班馬優

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
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
州故濟北郡，孔文祥去黃石公
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
法一秩三卷。○子龍曰

此書不傳，素書偽作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
太公兵法亦非六韜也。

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馴案漢書音
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
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
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
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
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

史記

卷五十二 留侯世家

三

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

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學遠曰。以子房精於兵法。而所下

也。勢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

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

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徐廣曰。峽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

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

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

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

再戰。秦兵竟敗。學遠曰。秦將欲降而再擊破之者。既

也。功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天下

也。天下。曾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

也。鐘鼓之餘。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

茅坤曰。留壁者。嚴我陣也。五萬人具食者。

以備不時之需。擊之。餉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啗秦將。皆解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

茅瑣曰。樊噲之言善矣。子長不載于此。文固不主客也。

也。

身言

卷三十三

四

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良曰夫秦為無道

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日資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日資

籍也欲沛公反秦奢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秦服儉素以為籍也索隱曰見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

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

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

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索隱曰按楚漢

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

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

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

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

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

故請漢中地子龍曰漢中峽瘠

中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而必欲請之者窺

三秦之要徑也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

湯循吉日
想數語而
鴻門事情
盡矣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五

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川燒棧道

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

楊慎曰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敘事繳語法後云竟不易太

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尿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塹谷致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

子四人力也與此句法同

撓楚權。食其曰。皆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

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

曰。昔者湯伐桀

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歿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歿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子龍曰。湯武事本一例。而更端進籌策士之辨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

後約言曰
前不可不
過設難沛
公不能為
湯武以折
客之說耳
至八不可
則以利告

言之所以
感動沛公
者在此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

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

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

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

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

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

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疆則六

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立

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而

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

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

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

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李遠曰：此二策，淮陰侯在子房度中，其不全固自取也。

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

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

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

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

從復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往往相

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

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

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

生過失。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

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駟案：漢書音義曰：數嘗窘辱我，未起時有故怨。

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

康海曰：世有人主所

怨而不死
者漢高祖
萬乘之貴
不能必殺
雍齒乃從
而封之是
命故君子知

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

邡縣漢初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

關中土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

陽東有城皋西有殽阻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

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

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

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又蘇秦

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

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

穀駟案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

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陸深曰性
固多病敘
事者乃于
從人開時
著其杜門
不出得子

房之心矣

凌約言曰自古諫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蔽亦甚矣而素知四老之賢此則其所明者故招致四老因其明而通之則悟之

史記

卷五十五

十一

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丹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

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索隱曰此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語出韓子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

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問為上泣言鯨布天下猛

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策而反若太子戰而敗則布氣益張四皓此言非但安太子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

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

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

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

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

曲郵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五里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

一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

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字遠曰太子監關中

兵一以固根本亦以安太子解不擊鯨布之事也上日子房雖病彊臥而傳

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

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丹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字遠曰。此言切制高帝。高帝亦已心解矣。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闕。索隱曰。音曲。亢反。謂曲終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駟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疆秦天下振動。今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封萬戶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人乃學辟穀

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疆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

此乎。留侯不得已。疆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

當死。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留侯歿。并葬黃石冢。正義曰

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

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

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

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

王禕曰據太史公贊蓋具以黃石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為神仙何異哉眉

曰蘇公曰黃石公古

之隱君子也是以

祛承載之惑矣以昔

大史公贊王點曰

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金刃為其人。計魁梧

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招侯側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汴灞

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蹉彼雄略曾非魁岸

六十五里世謂留侯曰留侯東

蘇氏又曰蘇氏亦在留侯東

蘇氏亦在留侯東

史記卷之五十五 終

史記卷之五十六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

陳留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

北九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

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

也盜先平

史記

卷五十六

樛覈耳

徐廣曰覈音挾。樛案孟康曰麥樛中不破有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麤屑為紇頭。

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

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久之戶牖富人

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張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

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歿。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

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

巷

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

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

者車轍

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

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

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

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

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

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

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

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

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

史記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二

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

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

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

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

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

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

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字遠曰殷在楚漢中本無固志而項王欲誅定殷將吏亦

其度不宏也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

身間行杖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中富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

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

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

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

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

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字遠曰平之來

也必持楚陰事以為資故曰不可於是漢王與語而

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

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

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

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子遠曰。曲逆侯所以事漢。漢所以用之。盡此二言。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

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

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

道。劉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盡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乎遠

劉長翁曰
平言高帝
恣侮人不能
得廉節之士
謂項王諸
臣招之不
可獨有間
耳且廉節
之士一為
人所疑即
潔身而走
故可開廉
節語精

曰其後周殷降漢有愧此三
賢不可以當骨鯁之目也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

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其如淳云。藜草。麓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越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入滎陽城。

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

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太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敖卒立信為

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滅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

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

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

茅坤曰。委曲盡陳平所以疑難高帝之旨

繼入雲夢 一策

楚平曰

不知乎遠曰惟上下皆未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壯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漢取池平曰徐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策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第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乎遠曰觀此言則淮陰侯欲取淮陰不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問告者虛寔

劉辰翁曰 隨以行謂 即日行使 其不測

凌約言曰 陳平不能 背魏無知 寧忍負高

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以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哉高帝
罔替之曰
若子可謂
不背本然
則其卒能
以功名終
也

史記

卷五十一

七

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
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軍
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蹕善故藏隱
不傳焉子能權與帝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
拙惡故隱而不帝見闕七日陳平以在說闕氏
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
陳平必言漢有奸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
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
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
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
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
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隱曰章帝魏其名改云蒞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

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
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云匿今
見五千戶于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
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
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
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
盧縮反遂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
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

史記

卷五十一 陳丞相世家

劉辰翁曰
為壇以節
召噲非詔
語平所謂
謀此易耳
使上自誅
之非平不
能雖不知
帝崩而料
事不失也

其遺憂于
後者好事
議論之口
也

劉辰翁曰
因王陵相
乃傳陵又
傳審食其
皆傳體當
然漢書析
之徒使首
尾不全耳

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
乎遠曰高帝疑噲不受代平下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故使陳平載周勃隱之也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
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
璽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
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及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
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

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

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

傳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乎遠曰曲逆違詔以全舞

也蓋收其將權乃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

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

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

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

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字遠曰：安國侯不肯附漢而雅善，雍齒蓋不以盛衰異心者故。漢高以為可輔，切主。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詐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

陳平之所以能說呂氏，內結審食其以為人于左腋之人故也。

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

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
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
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
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子龍曰。平不讓。則人且以二心于呂氏間。

議之矣。此其智也。

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

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旣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

對。於是止。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快見之。莫不主臣。

陛下不知其驚下。

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

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

疆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

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

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

代侯。三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

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

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王維禎曰
王諸呂始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幸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賊露保。問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乃偽聽本
謀欲誅卒
之漢難非
黃老之術
而何

